



遁辭後的期待

楊儒賓*



《博物志》有「千日酒」的故事，此事記載劉玄石喝了一杯神奇的酒，千日後才醒過來，茫然不知人間已歷多少滄桑。我擔任中文學門召集人三年，也是千日，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卅一日的最後一刻到期。交接給續任者後，101大樓立刻煙火魔幻，淡水河漲紅了臉，五都炮火轟天，全臺同步歡慶，似乎大家都期待本學門可以從谷底翻身。我霎時有些恍惚，好像也得了千日酒症。不是權力失落，也不是悵惘，而是想不起來為什麼要（或會）擔任這個召集人？當日似乎已不再有膽量拒絕，但也沒有雅量承擔，畏首畏尾，點頭或搖頭都有些怪。最後廖前處長拍案敲

定，喝道：那個人好像可以接受！所以中文學門和我們可敬的承辦夥伴就此被迫包涵了我三年。

不敢接學門召集人，不是怯戰，也不是矯情，而真是沒有能力接。國科會人文處有 16 個學門，似乎沒有一個學門的學問比中文學門古老，我們的「文學」一詞是兩千五百年前孔子欽定的，其內容據說為「文章博學」，「文學」一詞即使流變至今，這個定義仍不失為一種說得通的界定。人文處諸學

*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國科會人文處前任中文學門召集人。

門中恐怕沒有一個學門的學問內涵比中文學門的內涵更分歧，現代中文學門的前身是清末流行的「國學」，和日本明治時期流行的「漢學」或「東洋學」。「國學」含四部，「漢學」意指整體中國的古典知識，這樣的知識怎麼會有範圍？我們學門同仁對學門招牌的「文學」一詞常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對招牌的「中國文學」之「中國」也常有不同的理解，不完全是政治認同的糾葛，而是「中文」此語種施用的範圍到底有多大？既然解釋起來費力費神，也容易動氣傷肝，所以學門的法定名稱是很拗口的「文學學門一」。本學門的知識類型古老，次領域繁多，其知識成立的依據與現代的學術分類有相當大的差異，中心一無所在、邊緣無所不在，這是本學門最大的特色，禍福相依，優劣同具。

拿破崙的辭典裡據說沒有「困難」一詞，我的辭典的內容和拿氏辭典不同，也和《狂人日記》主人翁所看到的典籍不同，這裡到處都是「困難」兩字。「困難」是失職者最好的藉口，但藉口總要說得出口，我說得出口的理由是：其他學門的專業一般而言都是比較集中，焦點明確，哪一個學門會包含那麼多分歧性的領域，如《易經》、《說文解字》、現代漢語、原住民文學、圖書版本、書法教育、域外漢學、比較文學等等，收羅殆盡，中文系好像是知識圈的百貨公司。此其一。其次，本學門因為知識領域包山包海，共識不易形成，加上現代學術議題的會通不足，學圈生態較封閉，人事糾葛特別明顯。此其二。第三，臺灣當代的掌權人物講究大有為，認為學術表現和資源的釋放與控管的機制有成正比例的關係。但個人一向認為臺灣人文學界目前的制度大體正常，得到的支援不比美日諸國少，它最需要的是有權機構稍稍蕭規曹隨，與民休息，不要有太多的控管、評鑑、及增加與改變各種五花八門的獎勵措施等等。這三個困難當中，除第三個困難須另議外，其他兩個難題可以說是一體的兩面，也可以說是一病兩痛。

既然學門的現狀如是，而且它有極久的學科演進的傳統，所以如果硬要改變體制，作「淨化」之想，恐怕除了破壞系所氛圍之外，對實際的學術或教學環境不會有任何的改善。然而，中文學門的內涵，甚至是核心課程的內涵，跨越的學術領域既然那麼廣，而這些核心科目往往又是來自古老的文本，因此，如何讓它們說「現代的白話」，讓它們可以和現代的學術對話，這個問題是無法迴避的。一個學門如果現代性不足，可以確定的，它只會累積「歷史的」而非「理性的」知識，因此，它對當代的學術議題也就不可能有發言權。持平之計，與其在系所內部質疑某學科的合法性，就教育而言，不如



多設計幾個和現代性的專業領域可以掛鉤的學程。就研究而言，不如多形成一些整合型的計畫，透過有效的外部知識的引進，讓學者或研究生可以找到他們關心的知識在現代學術版圖中的位置。但說到底，「整合」原則上只能發生在個人的意識內部，由於我們要照顧傳統與現代兩面，所以本學門的學者要逃脫困境，他只能比設想中的一般學者更加努力。中文人，古典心，現代性，苦勞命，這是我們的宿命。但透過好的整合型計畫及一些更有效的機制，原則上當可起增上緣的良性作用。

我想到的機制就是學門同仁討論已久的中文學會。我們學門的次領域特多，這些次領域所以同樣置放在「中文」的名目下，理論上講，應該是這些次領域的知識彼此有種有機的關連，它們共同構成傳統士子具有的一種知識圖像。而且正因我們的次領域這麼多，知識機制上如果溝通不良，學圈的生態一定不會好。但現實上，我們學門卻缺乏這種內部橫向聯繫的機制。我們不是沒有一些次領域的學會，這些組織在維繫內部的活動上，起了或至少曾起過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我們稍微正視現實的處境，不能不感嘆目前中文學門的各種等級的學會組織之活動能量仍然有大幅提升的空間。問題最根本的癥結應當是本學門缺乏一個足以代表學門的機制。由於現代社會中各學術機構一般都分得很散，關懷的學術議題也散，而學術活動往往牽涉到許多與公家機構打交道、與國外對等單位的交流以及具體的跨校之教育與學術活動之合作等等事項，所以就像行有行會一樣，學也需要有學會，在當代的學術活動中，學會必然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目前國內的各學門大多有代表其學門知識的學會，而且據筆者所知，這些學會確實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事實上，有些原本封建氣息濃厚、黨政關係糾結、人脈權力氾濫的學門經過解嚴以來廿年的努力，情況大有改善。雖然改善的原因不一，但現代性的全國學會應該是發揮了臨門一腳的功能。

以我不稱職的表現，下臺感言至少應該展現出懺悔錄的姿態，而不是大言皇皇。我上述所說的跨領域合作、知識概念的現代化、中文學會的成立云云，忝為召集人的我本應該更努力推動的，目前的成果顯然離理想還有段差距。遁辭知其所窮，敗軍之將不足言勇。還好，羞愧之心，人皆有之，一位不稱職的前行者如果能夠找到勝任的後繼者，應該可以將功補過的。往者已矣！希望我們的學門就像民國一百年剛昇起的紅太陽一樣，在新任召集人的運籌下，會有很燦爛的前景。